

一碗清汤面

刘兴华
著

Yiwan qingtangmian

《一碗清汤面》文笔朴素，描写细腻，部分作品入选《读者》、《2010年名家小说作品排行榜》、《小小小说选刊》、《山西文学》、《微型小说月报》等报刊，受到读者喜爱。



YZLI0890189206

中國華僑出版社

一碗清汤面

刘兴华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碗清汤面/刘兴华 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113-3422-0

I. ①一… II. ①刘…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7989 号

一碗清汤面

著 者/刘兴华

出 版 人/方鸣

责任编辑/王亚丹

封面设计/博凯设计·梁宇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230mm 1/16 印张/11.75 字数/156 千字

印 刷/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3422-0

定 价/23.4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1
兔子 远去的兔子.....	1
我家的母鸡叫芦花.....	5
童年养狗记.....	9
姥姥门上看大戏	13
长高了的村庄	16
寡妇门前	19
抬头老婆低头汉	22
打 赌	25
闲话老婆	28
其乐无穷的事	31
前窝的孩子	34
过 继	37
摆话蛋	40
借 粮	43
媒 婆	46
旱烟袋	49
夜猫子进宅	52

剃头挑子一头热	55
铜盆铜碗铜大缸	58
一碗清汤面	61
洞房花烛夜	64
天上布满星 月牙儿亮晶晶	67
派 饭	70
抠 搜	73
年 画	76
娶了媳妇忘了娘	79
劊猪好	82
模 儿	85
破家值万贯	88
遍地童年	91
童年的那些书	95
艰难的老鼠	98
吃的记忆	101
种在老家的树	103
我家就在岸上住	106
完美的追求	108
我不是猎人	110

延期兑付的财富	116
简单的规则	118
走着去南方	120
岔路也有正前方	122
成功的名字	124
机会的底线	126
一心一意走路	128
幸福的换算	130
替我看看那只白鸟	132
自己的价值	138
对失败负责	140
给生命让路	142
美在细节	144
自己的品格	146
假 如	148
岛上的夜	150
每年选一个坏蛋	157
猎 物	159
我看到了	162
现身说法	164

爱心回报	166
丢掉另一半石头	168
保鲜膜	170
感觉音乐	173
低看自己一眼	175

兔子 远去的兔子

兔子，在农村人眼睛里有些妖。

听老人们讲，每当月圆之时，兔子会站在明晃晃的十字路口，抬起前腿拜月亮，得了月亮灵气的兔子就会成精，成了兔子精。

我村南面有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右侧是一大片坟场。大约有两次月圆时分，我曾一个人跑到十字路口不远处看是否有兔子在那里。

虽然人们经常说兔子，包括月亮里嫦娥抱着的那只兔子，但真正见到兔子的机会并不多。即使见到也是从一片草丛之中猛然窜出的野兔。

看到最多是兔子的足迹，那是冬天，一望无际的雪地上总会有一行行足迹通向远方，不知道那足迹从何而起，也不知道从何而止。也曾沿那足迹寻去，但什么也没寻到。连兔子的洞口也没找到过。

寻找那些兔子洞，我总有一个渴望，希望能把兔子堵在洞里，最好有小兔子，那样我就可以把小兔子抱回家去养了。

我们村在当地也算是大的了，有三四百户吧，但从村东数到村西，我也想不起有谁家养过兔子。

如此说来，我应该说是我村养兔第一人了。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哪一天更记不得了。那天，在异地上班的父亲给我带回一对小兔子，我们叫它小灰兔，但在我的记忆之中，它的颜色总是偏蓝。

父亲让我挖一个兔子窝，窝深约一米多吧，再开出一条从洞底通到外面的通道，通道要用砖砌上，打开通道，兔子便可从通道跑出来，在院子里蹦蹦跳跳地活动。我最喜欢兔子的一个动作是它跳起来在空中转

体，家人就呵呵笑说：“兔子撒欢呢！”

家兔是不怕人的，它特别爱往人前凑，有时我坐在屋门的台阶上看书，它一蹦一蹦地跑过来，就静静地看着我，我把书放到膝盖上，也看着它，这时它的鼻子就会向外一鼓一鼓的，兔子是不会叫的，我想它这个动作一定是在告诉我什么。

我笑笑，就去摸它的鼻子，它就摇摆着头，最有趣的是我还让它的腿给我抓痒。兔子耳朵很长，抓耳朵是抓兔子的最好的方法。也许是本能，当你抓住它的耳朵后，它的后腿就会不停地向后蹬。不知道蹬后腿和耳朵被抓有什么关联。

有一段时间，我的肚子上长了几个小疙瘩，有点痒，我就抓过一只小兔子，它的腿就不停地向后蹬，我把它的后腿放在痒处，感觉比自己抓痒舒服多了。

每到这时，姥姥就笑我会玩，说：“小兔子这样还行，要是大兔子，那一蹬劲可大了，非把你的肚子蹬坏不可。”

还没等这兔子长大，大约是养兔子两个多月之后吧，突然下了一场大雨，那天晚上我要下床解手，找床下的鞋子，点上灯一看，鞋子都漂起来了，像小船一样，在水里打转。

“进水了！”我猛地叫起来，妈妈也醒了，急忙叫醒姥姥、姐姐和妹妹，全家都赶紧穿衣服。

姥姥说这房子不能住了，赶紧跑！

我们村是迁建村，我们当时住的是临时的周转房。周转房是用土坯干垒的，水一泡，下面早软了，我们一家刚逃出门，房子就塌在了地上。

外面雨正大，天又黑，好在过了街道就有亲戚。他家是新砖房，此时本能地向他家跑，在风雨中敲着他家的大门，究竟在风雨中等了多久那门才开，现在我已经不记得了，进去大人间说了些什么我也不记得了，但我知道他家的大女儿看我们一家子全去了，就去投了村南那条河。

我们提着风灯去水里救她，那水已经快漫上河岸了，几盏风灯照

着，会水的跳下去，想拉她上来，她就不上来。

那水很浑，像泥水，她怎么也不嫌这水脏呀？

救上她来，天已经放亮了，我想起窝里的兔子，忙踩着一路的泥水奔回去，等我打开兔子窝上的盖，发现里面已经灌满了水，一个兔子漂在上面，另一个沉底了。当时我就后悔，兔子窝为什么盖上盖，如果不盖上，它也能保住自己的命呀，现在想起来，我总觉得是我害死了它们。

大约过了半年，我家从河的北面，搬过了河的南面。村子里很多人家养了兔子，我却不肯再养。我想，我是不适合养它们的，虽然我是那么喜欢它。

大概又过了五六年吧，我中午放学回家，发现我家的树丛里有一只小白兔子在里面躲躲藏藏的，我挺好奇，直到晚上它也没走，村里也没人站在房顶子上高声嚷：“谁见俺家的兔子了！”倒是我爬上房顶子连着高声问了三天：“谁家丢兔子了？”

后来我想把这只兔子赶走，我想它一出家门，它也许会想起自己的家，但它在院子里逃来逃去，就是不肯出家门。后来我追累了，坐在院里的树桩上喘气，它却跑到我的脚边，用前爪搔我的鞋子。

我抱起它来，才发现它的腿上长了一片片的厚斑，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还以为是它的腿上粘了泥呢，姥姥走过了，看看了说：“长兔斑了，这兔子病了。这病会传染的。”

姥姥告诉我一个治兔斑的方法，往兔斑上面抹香油，还不能让它住潮湿的地方。

当时，我们家有间北房，两间东房，两间南房，它得了这种病，不能住洞，我也不会再给它挖洞，所以三个房子它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南房堆的是柴草，有时它会钻到里面去，想弄出它来，特别难。

兔子不像狗，狗一叫就会跑过来，兔子却不同，你越追它，它逃得越快。

兔子喜欢吃嫩草，兔子嗅觉特别灵，每当我为它拔来青草，扔到院子里，它就会从藏身处跑出来。看它不紧不慢地从屋门里蹦出来，我想

到狗会追着食物跟着我跑，我也像逗狗一样逗兔子，先把草送到它的嘴边，它刚想吃，我就把草向后挪一下，后来我拿着那草在院子里跑，那兔子就满院子追着我跑。

兔子跑得多了，身体也壮，兔斑也渐渐好了。我为它找食物的热情就更高了。如爬到榆树上去折榆树枝，到菜园里找掉到地上的西红柿，我想，我养的兔子可能是全村食物最丰富的一个。因为我从没让它总吃一种食物。

大约到了这年八月份吧，母亲也要到外地工作，我们全家都要离开这个村庄。鸡卖了，不用的家具也送了亲戚。这只兔子怎么办呀，送人，这么肥的兔子，送出去肯定让人吃掉，我舍不得，自己家吃，这是想也不会想的。

我把它装在纸箱子里，想把它送到大田去，大田里食物正多，它不会饿着。我骑着自行车走了很远，从一条河来到另一条的河边，河岸的青草正密，岸上的玉米也抽穗了，我把箱子打开，它一出箱子就向草丛跑去，后来藏在一片草丛中，我站在远处看着它，看是不是容易被人发现它，怎么看它的毛也太白了，人们怎么会注意不到它呢？好在这里没什么人来，也许它在野外生活久了，毛脏了，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它藏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想我也该走了，我骑上车子，慢慢往回走，谁知道它竟追上来，我只好越骑越快，它也是越追越快，我在附近的路上转着圈子，后来我趁转弯之际，藏到了一片高粱地里，它蹲在路中央，直到远处传来汽车声，它也许是受到了惊吓，才跑开，我又重新骑上自己车，回头看着空荡荡的去路，泪水便一滴滴淌下来。

我家的母鸡叫芦花

我家的母鸡叫芦花，当然别人家的也这么叫。

我不知道芦花是一个品种，还是根据鸡的羽毛的颜色而来的。

芦花鸡羽毛的颜色有点像麻雀，但那颜色要比麻雀的羽毛浅，准确说，更像芦花的颜色，也许芦花鸡的名字由此而来吧。

我家养有芦花鸡七八只，鸡窝垒在东围墙根下，鸡窝大约有一米半高吧，窝内设两层，底层是鸡的粪便，鸡在上层，中间搭着木条，木条之间留有一定空隙。外面还有一层，设三个窝，里面铺上麦草，是为鸡下蛋准备的。

那时鸡很少下蛋，大部分时间在光光的院子里觅食。爪子在硬硬的地上向后刨几下，在地上划出几条白印子，就歪着眼去看那里有什么，喙就在地上啄几下，我凑上前仔细瞅了瞅，也不知道它吃到了什么。

那时一只鸡蛋能卖五分钱，也许是鸡吃不上原因，很少生蛋，七八只鸡有时一天一个蛋也不会下，如果隔一天鸡还不下蛋，姥姥就会在第二天清晨打开鸡窝时，堵在鸡窝旁，一只鸡一只鸡地查看，把手轻轻地按在鸡的屁股上，摸一摸，看肚子里有蛋没。

我看姥姥在那里眯缝着眼，像中医给人把脉一样摸鸡有没有蛋，我也是一动不动地远远地看着，大气不敢喘。因为姥姥说过，鸡如果受了惊吓，就会下软蛋。

软蛋就是蛋壳没生长好，硬度不够的蛋。这样的蛋是不能卖钱的。

我家用来放鸡蛋的是一个柳编的小篮子，吊在里屋的房梁上，我曾看到姥姥、母亲取下来数里面的鸡蛋，我从没看到过那鸡蛋满过篮

子底。

因为只有下了蛋的鸡才会得到奖励，每当有鸡下了蛋，它就会在鸡窝上叫个不停，姥姥或者母亲听到叫声，就会喜滋滋地从屋里跑出来，手里还攥着一小把粮食，撒给那只下了蛋的鸡吃。

鸡其实也是很聪明的，我想它下了蛋会高声大叫也许是从知道有奖励开始的。其中有一只鸡不怎么下蛋，自然也就没什么奖励，但它肯动脑子，别的鸡下了蛋，它就会跳到鸡窝上，把刚叫了几声的鸡啄走，自己守着别的鸡下的蛋叫，我忘记了它是否因此得过奖励，但后来姥姥一听它叫，就气呼呼地冲那鸡说：“再叫，再叫就宰了你！”

也许它听懂了，就红着鸡冠子从鸡窝上跳下来，跑到一边觅食去了。

说是宰它，那只是气话。自己家养的鸡哪里舍得。不过我倒看见过割过它的嗓子，当时也不知道它从哪里吃了有毒的东西，要把有毒的东西取出来，等割开它的嗓子，发现里面净是小的砖块和沙粒，吃这样的东西它怎么会生蛋呢？

每年五六月份，我村绵延数公里大堤的柳树上会爬满黑色的小虫子，外状像瓢虫，但整体都是黑的，我们那里叫它老鸦虫，也有红的，但极少，我们把红的叫新娘子。每天放学，我就会带上两个大玻璃瓶子，去树上捉这虫子，回来喂鸡吃。

那鸡一见我又带着瓶子出去，都会跟我走到院门口，像是给我送行。等我回来，那鸡会围着我转来转去，我把里面的虫子倒出来，它们就会抢成一片。有的虫子还会飞，那鸡眼也快，跳起来向空中的虫子一啄，就吞进肚子里。

那时农村还有黄鼠狼，也听说过别人家的鸡被黄鼠狼偷去过，但我们家却从没有过。因为鸡窝从来都是我堵，我堵鸡窝的砖不仅大，我还是竖着放，黄鼠狼哪里扒得开。也有几次半夜时分，我曾听自家的鸡在窝里扯着嗓子“吱呀吱呀”地叫，我想肯定是黄鼠狼来了，正在扒堵鸡窝的砖呢。每到这时，我就会趴在被窝里暗笑，想象黄鼠狼细细的爪子扒砖的可笑。

我记得也曾闹过两次鸡瘟，那时遇到鸡瘟也不像现在会打瘟苗，只能看着那鸡一个个死去。

所以一听说别家的鸡闹鸡瘟，家长都不让我们去那家去玩，说会把传染病带回家来。就是这样注意，也没能阻止自家的鸡得病，七八只鸡，有一天竟一下子死去了三四只，剩下的几只大难不死，也大都留下了病根。一只鸡一条腿不会打弯了，总是直直地迈出去，像是柱着拐杖走路。还有一只鸡，脖子弯了，看什么总要用一只眼，我不知道它这个样子怎么确定方向。有几次它去鸡窝生蛋，要飞只次才能落到鸡窝上，进鸡窝的门也难，转了几圈也找不到门。

倒是那只不怎么下蛋的鸡什么事也没有，姥姥在屋里的一个筐里铺上干草，把篮子里的鸡蛋放在草上，把那只鸡放到蛋上，那只鸡倒是听话，除了饮水，吃食，就是静静地卧在里面。我们一家人在它的旁边吃饭，它也一动不动。

忘记多少天了，小鸡破壳了，它就领着一群小鸡在院里走来走去，有时还会去树下找虫吃，它找到了，也不会自己吃，而是“咕咕”叫着，叫来小鸡吃。虫子个大，几只小鸡张着翅，你争我抢的，抢半天，那虫子还是活的呢。

农村人大多是自己孵鸡，所以大多会养一只公鸡，那时的公鸡长得特别漂亮，脖子是火苗一样的羽毛，身上的羽毛也是黑里透红，特别是尾巴上的羽毛，长长的翘着，杏黄的，黑的，还有宝石蓝的。姐妹踢的毽子就是公鸡尾巴上的羽毛。

公鸡飞得也高，它喜欢站在围墙上来回走，斜眼瞅着院子里的鸡们。我一看它又上墙头了，就去撵它，它就“嘎嘎”地叫着向远处飞去。闲着没事时我就追它，它也许是怕我拔它的羽毛，它肯定是疼怕了，每到这时它就晃着身子四处乱窜，有时竟钻到草堆里去。

我捉到它，它吓得拍着翅膀乱叫，我紧紧地抱着它，有时会爬到房顶上去，有时会爬到树上去，然后往高处一抛，看它能飞多远，这样练习多了，公鸡竟不怎么躲我了，也许是我抱着它上树的次数多了，后来它竟然自己飞到树上去，飞上飞下的，晚上再也不肯钻鸡窝了，而是睡

在树上。

有一天，父亲从外地回来，特神秘地掏出几只鸡蛋，说是洋鸡蛋，我们凑过去看了半天，也没看怎么个洋法，唯一不同的是个儿大点，蛋壳是纯白色的。那几只鸡蛋晚上就炒了吃了，也没觉出味道与自家的鸡蛋有什么不同。

后来的事也许是我没想到的，多年后，再也见不到芦花鸡了，村里家家户户养的都是白白的洋鸡，芦花鸡是不是绝迹了，这事我还真不知道。

我回过老家多次，以前总能在街上见到漂亮的公鸡，现在也见不到了。我不知道洋鸡的公鸡是个什么样子的，假如也和母鸡一个样子，我不知道该如何区分它们。



童年养狗记

我挺喜欢狗，养狗兴致最高时是童年时期。那时家在农村，院子很大，土房，土炕，土院子，院子里有猪，有鸡，再加上一条狗，好像这样的日子才算完整。

我养的第一条狗是全身纯黑的细狗。

所谓细狗，就是狗身子特别修长，狗腿更长，这狗一般由猎人打兔子时带上。我曾看到这狗追兔子的情景。

猎人斜背着一个白色的挎包，是用来装猎物的。手里平端一杆猎枪，枪里装上混有铁沙子的火药，在秋后的原野上走来走去。兔子受到惊吓，猛地从藏身处窜出去，猎人也仿佛受到了惊吓，一扣枪的板机，身子往后一仰，“噔”的一声，然后就是一片烟雾笼罩了在那里。

跟在身边看热闹的人忙问：“打到了吗？打到了吗？”

猎人说：“它跑不了，这枪是一打一大遍，只要有一二粒铁沙子打到兔子身上，它就会越跑越慢。”

烟雾散去，人们看到始终围在猎人身边撒欢的细狗已经追出去了很远。

兔子跑得快，细狗跑得更快，眼看就要追上了，兔子猛地一转弯，变换了逃亡的方向，狗转弯半径大，如此三转两转，本来缩短的距离又拉远了。

我相信细狗能追到兔子，但我没亲眼看到细狗追到兔子。

那天，我捧着这个刚睁开眼的小狗回到家，姥姥正端着一盆泔水从屋里出来喂猪，她见我手里捧着一个小狗，把泔水盆放到猎圈上，挪着

小脚走过来，说：“咱家可不养狗呀，人都没得吃，哪有东西喂它呀！”

姥姥话虽然这么说，但还是把小狗留了下来。

小狗当时还没断奶，姥姥就煮细细的小米粥喂它，这样的饭当时人都舍不得吃。

小狗很依赖我，每天放学回家，它总会远远地去迎着我。开始，它是蹲在那里，两眼直直地看着我放学的方向，也许是为了打发长时间的等待，它的尾巴在身后的地上扫过来扫过去，好像在埋怨我怎么还不来呀！

当我的身影一出现，它的双耳马上竖起来，眼睛如从愣神中醒过来一般，突然明亮起来，弓起腰，像一个小黑球一样被一股力掷过来，等它跑到我的身边，从我的双腿之间钻过来钻过去的，有时两只前爪紧紧地抱住我的双腿，呜呜叫着，好像乞求我抱抱它。

这狗长得挺快，等它长大了才发现它与周围的狗有所不同，就是腿特别长。姥姥笑呵呵地说：“没想到它是个细狗，它能追兔子，以后你可有兔子肉吃了。”

看着它修长的身材，疯一般跑来跑去，把别家的狗远远地抛在后面，我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为了奖励它，家里吃饺子时我偷偷地喂过它，喂了一个父母没注意到，我又偷偷丢给它一个，还挨了父亲一巴掌。

有一次我在学校做好事，被奖励了一块糖，我咬下一半喂它，它张开嘴猛地一吞，还把我的手咬破了。后来知道有狂犬病一说，还有什么潜伏期十年二十年，让我后怕了很长时间。

那时因为家里很穷，人都吃不饱，狗自然也要经常挨饿。我村有个明胶厂，煮明胶需要大量的猪皮，村里的狗大多去明胶厂偷皮子吃。一天放学回家，我还纳闷那狗怎么没按时迎接我呀，走进家门一看，才知道它偷皮子时被看皮子的人打了一枪，那一枪打在肚子上，它趴在院子的南围墙根下面，直直地看着我，身子下淌了好多血。但它死时的情景我忘记了。

我养的第二只狗和第一只狗正好相反，身子很长，腿特别短。